

谈文绎史

陈州湖月照千年 苏子儒风润中原

□王映 王向前 李时珍

10月9日,寒露过后,周口淮阳的秋意又深了一层。

薄雾轻笼,柳湖如镜。淮阳八景之一的“苏亭莲舫”静卧湖心,船形亭基似一叶扁舟,泊在碧波之上;四面残荷相拥,芦絮轻扬。风过处,仿佛900多年前苏轼,苏辙兄弟的读书声正从湖心缓缓荡来。

淮阳古称陈州、宛丘,伏羲建都于此,礼乐根基深厚,自古便是中原文教重镇。这里不是苏氏兄弟的故土,却是他们一顾再顾的地方,更是兄弟二人在宦海失意时,安放身心、涵养儒风的心灵驿站。

宦海失意时 陈州遇心安

苏辙,字子由,一字同叔,号颍滨遗老,四川眉州眉山人,北宋文学家,“唐宋八大家”之一,与父苏洵、兄苏轼合称“三苏”。

宦海沉浮,苏辙亦难幸免。北宋熙宁三年(1070年),朝堂风云激荡,变法之争愈演愈烈。苏辙因对新法持不同政见,受到排挤。他自请从制置三司条例司外放,受时任陈州知州张方平征召,出任陈州州学教授。

“古陈州,华夏人文荟萃之地。城由湖围,湖分柳湖、南坛湖和东湖,水波浩渺,风景别致。”周口市政协委员、淮阳区苏子读书园创建文化顾问倪莉说。

三湖之中,苏辙最喜柳湖。

是年,适逢陈州干旱,柳湖水退,一片片高台露出来。台高可乘风,乘风可诵读。于是,苏辙依托水上之高台,搭茅草读书庵一间。他常幅巾轻履,或沿湖散步,或倚枕看书——一个从权力中心被推出来的人,就这样在陈州的湖光里找到了安放之所。

次年七月,苏轼也因屡次上书直言新法弊病,在京师备受攻讦,被外放杭州通判。赴任路上,他携全家绕道陈州,在此逗留70多天,直到中秋过后才登舟离去。

那是难得的相聚时光。兄弟二人泛舟柳湖,寻访太昊祠,踏遍铁墓、厄台,凡城郊胜迹,无不登临览胜,留下唱和诗篇。后来,苏轼在《铁墓厄台》里回忆:“余旧过陈州,留七十余日,近城可游观者无不至。”

在这里,没有朝堂上的唇枪舌

剑,不必提防流言构陷,他们可以畅抒胸臆,诗文唱和。

“太昊祠东铁墓西,一樽曾与子同携。”苏轼在《和子由柳湖久涸忽有水》中这样写道。兄弟二人在柳湖边对饮,看湖光潋滟,抚平了仕途受挫的焦灼。

看弟弟身居陋室、守志不移,苏轼挥笔写下诙谐的《戏子由》:“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字句间,藏着手足疼惜,更饱含对苏辙守正不移品格的赞许。

陈州给苏轼兄弟带来了什么?当地一位文史研究者说:“陈州给二苏的,是一片可以安放人格与思想的净土。”

柳湖涤心性 莲舫寄风骨

公元1071年,苏轼第一次与陈州结缘,也拉开这位大学士与陈州打交道的序幕。

“在柳湖读书台上,无限湖光之中,苏轼重新认知了生命,体悟了苦乐,思索了人之循道与文以载道。在这之后,苏轼仍然积极入世,虽然一再受挫,颠沛流离,但始终旷达乐观。”倪莉说。

之后,苏轼又两度途经陈州,心境却截然不同。

乌台诗案风波落定,苏轼被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年)春,苏轼途经陈州时,已经在南京(今河南商丘)任职的苏辙赶来相会。

湖光依旧,心事沉重;兄弟相聚,温情给苏轼带来一丝暖意。

匆匆三日,又要别离。“惊尘急雪满貂裘,泪洒东风别宛丘。”苏轼的这句诗,道尽当日凄怆。

元祐六年(1091年),苏轼赴任颍州,第三次途经陈州。可在他心底,最难忘的依旧是初至陈州的那段时光。那70多天里,柳湖的水光、荷风、兄弟间的长谈,构成了一个可以回望的精神驿站。

明成化六年(1470年),陈州知州戴昕重修读书台,取苏轼诗句“宛丘学舍小如舟”之意,把亭基建成了船形,四周遍植莲藕,喻君子“出淤泥而不染”,将其命名为“苏亭莲舫”。

苏亭莲舫,从此成为陈州八景之一。

淮阳区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相关负责人说,明清以来,无数文人



苏子读书园里苏辙雕像。(网络图片)

墨客到此咏怀,留下大量诗作,“莲”与“廉”的意象在诗词中反复出现。一座亭台,最终化作后世文人们心中君子风骨的精神象征。

苏子续儒风 文脉润古今

陈州是孔子厄于陈蔡、弦歌不绝之地,礼乐根基深厚。虽官场失意来到陈州,苏辙并未消极避世,而是致力于州学教化。

在陈州近4年时光里,苏辙掌管州县官学,传道授业,参与地方文化活动,地方志里写他“以诗书讽议其间”。

苏辙重整州学课业,以经史育人,重德行、明礼义,因材施教,四方学子慕名前来求学。苏辙不只讲授经史典籍,更把民本思想、君子气节融入讲学,倡导士人“穷而不堕其志”。“苏门四学士”之一的张耒,年轻时游学陈州,曾受教于苏辙。

苏氏兄弟的风骨,如桃李春风,滋养着这片土地的文脉。倪莉介绍,兄弟两人在陈州的诗文唱酬与文教实践,深刻重塑了这座古城的士风民风。北宋之后,陈州读书人以二苏为楷模,重气节、喜吟咏,官学、私学持续兴盛,崇文之风代代相传。

当地旧志记载,自苏辙任教陈州之后,“宛丘士子,彬彬向学,弦歌之声昼夜不绝”。苏氏家风,也与陈楚占地礼乐传统相融,慢慢沉淀为当地人的精神底色。

时光流转,苏子读书台几经损毁又数次重修。2011年,苏亭莲舫成为县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伫立沙颍河岸的普济门见证岁月流转,大闸横卧碧波。一群演员执扇起舞,红扇轻扬,让厚重的历史遗存多了灵动烟火气,诉说着周口传承古今、生生不息的城市故事。

葛家林 摄

科学新知

英国研究:清除“免疫迷雾”或可“拦截”肺癌

□张家伟

英国伦敦大学学院日前发布消息说,该校研究人员发现,一类抑制免疫反应的细胞可在肺癌发生前数月甚至数年逐渐积聚,将这种“免疫迷雾”清除,有望为阻止癌前病变发展成肺癌提供新途径。

研究作者之一、伦敦大学学院的萨姆·简斯教授表示,研究人员

希望将癌症干预时机前移至癌前阶段,阻止部分癌前病变发展为癌症,这被称为“癌症拦截”。

该校研究人员领衔的团队分析了长期肺癌监测和筛查项目参与者的血液及组织样本,并开展小鼠研究。结果发现,调节性T细胞在癌症发生前逐渐增多。这类细胞通常抑制其他免疫细胞的活动,其积聚可能削弱免疫系统识别和

清除癌前病变细胞的能力,使病变有机会发展为肺癌。研究人员将这一现象称为“免疫迷雾”。

借助原型血液检测方法,团队发现,监测血液中调节性T细胞的水平,有助于识别肺癌风险正在上升的人群或极早期肺癌患者。在小鼠实验中,一种针对特定免疫过程的药物逆转了这类细胞的免疫抑制作用。与对照组相比,接受药

物干预的小鼠出现肺部肿瘤的比例降低约一半,且能防止形成较大肿瘤。

不过,目前这一血液检测方法仍处于原型阶段,利用药物干预降低肿瘤发生比例的结果来自小鼠实验,能否用于人体肺癌预防仍需进一步验证。相关研究已发表于英国《自然》杂志。

(据新华社电)

文化漫谈

直面 AI,真诚创作永不过时

□何思琦

当AI(人工智能)会创作了,搞创作的人会被取代吗?

看似简单的发问,却足够引人深思。笔者年初在浙江金华横店调研微短剧时,曾有常驻片场的群众演员发问,AI会彻底替代真人拍摄吗?当技术浪潮奔涌而至,这样的疑问,萦绕在内容从业者的心头。

以微短剧为例,看一组最新数据:今年前8个月上线微短剧43万部,是去年全年的13倍,其中AI剧占比超九成。但是,AIGC(人工智能生成内容)在拓展想象空间的同时,也沉淀了大量的AI垃圾。粗制滥造、套路复制甚至洗稿抄袭的现象屡见不鲜。

微短剧面临的问题,也反映了整个内容创作行业在算法时代所面临的问题,当AI流水线式的量产内容充斥市场,饱含生命体验与创作初心的真诚作品,又该如何突围、生长?

AI能“生成”内容,却无法“经历”人生。以写作为例,宁夏西吉05后女孩刘毅雪,从小确诊脑瘫,但她用文字记录父母的爱,记录自己一点点长大的日子,她说:“我想要写作,也需要写作,我要把西海固的风、成长的痛与心底的光,一点点糅进创作里,写进生命里。”创作的核心竞争力不在于技巧的娴熟,而源于创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或许AI可以学习若干种笔法来描写人间的悲欢离合,但像刘毅雪这般,用尽力气直面命运,从生命深处长出来的表达,是人工智能无法共情,更无法靠几句提示词就能简单复刻的。

诚然,AI拥有强大的学习能力和极致的生产效率。然而,坚守初心的文艺创作,恰恰贵在那一份“慢”,那一点“笨拙”上。古往今来,文艺巨制无不是厚积薄发的结晶。传世之作、千古名篇,必然是笃定恒心、倾注心血的作

品。曹雪芹写《红楼梦》“披阅十载,增删五次”;柳青深入农民生活蹲点14年,让《创业史》中的人物栩栩如生;路遥写《平凡的世界》时,长期在窑洞闭门创作,一写就是6年……创作本就是向下扎根的过程,离不开孜孜以求、精益求精的坚守。正如第九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张二棍所言,“用一种接近匍匐的方式,靠近着理想中的写作”。这份沉下心深耕的定力,更是算法生成不了的独属于人的品质。

技术越是向前,真挚的情感就愈发珍贵,所谓“手搓”的价值也愈发凸显。一部好的作品,本质上是实现人与人之间情感的沟通,终要落脚于鲜活的人、真实的命运。电影《欢迎来到龙餐馆》里,一句“好好吃饭”承载了中国人对幸福生活的珍视、对家国故土的眷恋;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诉说人间守望相助的温情,打动的不只是潮汕的观众,更触动了无数国人内心共通的情感。两部作品叙事题材各不相同,却都把普通人的命运作为叙事重心,让艺术表达与大众内心同频共振。也正因如此,《给阿嬷的情书》导演蓝鸿春在观看《欢迎来到龙餐馆》时潸然泪下,表示自己“感受到遥远的呼应”。

叙事越贴近现实、关照个体,作品才能越直抵人心、久久流传。在这个“快”的时代,花时间去做一些“慢”的事,恰恰是真诚创作的应有之义。当AI让内容生产变得容易,那些愿意下笨功夫、讲真心话、拍真感情的创作者,反而会成为这个行业的“压舱石”。换个角度看,技术不会消灭创作,它淘汰的,从来只是缺少内核、不够真诚的作品和人。

AI改变不了创作的本质,还要还有人愿意真诚地讲故事,创作就不会过时,创作者也拥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摘自《人民日报》)

家庭教育

迟到的歉意



AI制图

□星閃

周末大扫除,我翻出了女儿小学四年级的作文本。《我的妈妈》这篇文章里写着:“妈妈从来不对我发脾气,像朋友一样温柔,不管我犯什么错,她都会耐心讲道理……”我看看看着就恍惚了,这是我吗?我明明脾气挺急的,辅导作业时,经常三两句没说完嗓门就高了。记得有一回,我在单位受了气,回家看到她考试没考好,写作业还磨磨蹭蹭,一时没忍住,抬手就给了她后背一巴掌。虽然下手不重,可孩子当时那吓呆了的表情,我现在都忘不了。后来我给她买了最喜欢的布娃娃和一堆零食,可“对不起”这三个字,就像卡在喉咙里,怎么也说不出来。

这些不愉快的事,她在作文里一个字也没提,反而用文字给我“美颜”了一下,把我写成了一个完美的妈妈。我心里直犯嘀咕:这孩子该不会是抄了作文选吧?晚上女儿放学回来,我拿着作文本问她:“这篇真是你自己写的?”她一下子有点慌:“你怎么乱翻我东西呀!”被我追问了几句,她才小声说:“那时候我学习不好,同学都不太愿意跟我玩。要是作文里再写妈妈也打我骂我,那我都没面子啊!”

那一刻,我心里像被针扎了一下。原来,小孩子的自尊心比

我们想象中要敏感脆弱得多。她只是想编一个“好妈妈”的形象,给自己在同学面前挣回一点点底气。这些年,我一直想弥补那次打她的过错,再也没有动过手,成绩上也不那么苛求了,物质上更是尽量满足她。可我心里清楚,那道坎一直没过去——我拉不下脸对孩子承认自己当年的失态和粗暴。

我跟丈夫聊起这事,说:“这么多年了,孩子都上高中了,现在再道歉,怪不好意思的。”没想到,他看出了我的心事,第二天就悄悄跟女儿说了我的愧疚。女儿听了之后,感慨道:“我小时候是不爱学习,妈妈打我的时候确实挺难过的,不过早就忘了,也没记恨妈妈。”她越是懂事,我心里越不好受。那天晚上,我憋了很久,终于把压在心底多年的话说了出来:“当年妈妈打你……是妈妈不对。”她愣了一下,眼神有点复杂,随后靠过来轻轻抱了抱我:“妈,真没事,我早就不怪你了。”

那一刻,我心里的大石头终于落了地,整个人都轻松了。那箱被她“美颜”过的作文就像一面镜子,让我看清了孩子小时候的敏感和委屈,也照出了我自己的逃避和不足。幸好,这句迟来的道歉让我放过了过去的自己,也让我们母女的心贴得更近了。我也终于明白,好的教育就是让我们陪着孩子重新成长一次。

(摘自《北京晚报》)